

杨家沟钓鱼人

□杨代军

沱江岸边杨家沟的杨溪河上，每日都有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肩扛着一根比身体长两倍的钓鱼竹竿，在河两边悠闲地游荡。

这里是深丘，一个山坡连着一个山坡，杨溪河的水不大，但常年流淌着，想要找个钓鱼的好位置颇费周折。

男子姓杨，我的堂弟，大家都叫他杨二娃。他从小随父亲钓鱼，长大后，无论在外边打工还是干啥，都十分热爱这一手艺。每每回家过年过节，总能看到他一个人拿着钓竿到杨溪河去，早出晚归，一天下来，能钓回二三十斤鲜活的鱼。过年的时候，堂弟家自然办的是鱼宴，那味道不摆了。

记得本世纪初，杨家沟在大干工业的热烈气氛中，迎来了大搬迁。不到一年光景，整个院落被拆迁了，曾经的故土成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园区。老家的房子没有了，但杨溪河依然在。

在院落拆迁中，人们有两种选择：要么进镇上统一修建的安置房，要么拿补偿进城自己购房。杨二娃选择了第二种。他想，父母年龄大了，儿子小，进城读书好些，他吃过没文化的苦，前些年在外打工全靠体力挣钱，他认为这些钱要用到刀刃上。

于是，他把补偿款和自己存的钱合起来，在离家15公里的县城里买了房。真巧，他购房的地方与我住的地方是同一个小区。不过，杨二娃搬进城3年了，我却很少与他见着面。

一日，我问堂叔：“二娃每天做啥呢？”堂叔说：“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回老家杨溪河钓鱼，很晚才回家。”

“这几年，他不找工作，你们咋生活？”堂叔说：“生活没问题。除了失地金和养老金，二娃每天钓鱼拿到市场去卖，换些钱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二娃钓鱼真有这么厉害吗？这些年来，大伙把他的钓技神化了。有人说，二娃钓鱼，不用啥，放下鱼竿，鱼儿就来了，其神技令人惊叹。因此，他也就成了乡里的名人。尽管院落的人们已各奔东西，但杨二娃一回杨家沟，本家们都对他很热情。每逢下雨天，都请他回老家集中居住区喝两杯，二娃总会把钓着的鱼放几条在主人家中。

杨二娃的钓技确有些不凡，最妙的是他从不买鱼饵之类的东西，而是就地选一片菜叶、一朵南瓜花、一块红薯，就可做饵钓鱼。听说他钓鱼前，还有固定的仪式，先用手试水温，然后把手一甩，观看风从何处来。要是吹西风，他那天就在杨溪河边慢慢地转悠，一个人迈着步子，把脚印留在儿时的泥巴地里，会久久地望向山坡那边新修的飞机场和一栋栋厂房。

一个周末，我一大早起床准备晨练，遇见了二娃。我说：“二娃，哥请你到县城旁的鱼塘里去钓鱼如何？那里每天能钓几十斤呢。”二娃摇摇头说，死水死鱼，还是家乡的杨溪河好，那里的鱼儿钓不完。

说着，他骑自行车带着鱼竿又向杨家沟方向去了。杨二娃已经40多岁了，他还能坚持多久呢？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深深地感叹：岁月无语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，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fukan@qq.com

芝麻糕

散文

□李正

姑妈从仁寿给我带了两盒芝麻糕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知道仁寿有个特产叫芝麻糕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芝麻糕对我们来说，就是很稀罕的高端享用了。这些年，各种特产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端大气，而产自仁寿的芝麻糕，依然保留着以前的乡村气息，质朴而真实。

但我知道，对姑妈而言，这普普通通的芝麻糕，是在她的能力内很厚重的礼物了。

姑妈是父亲的妹妹，今年74岁了，和表哥一起生活在仁寿县县城，虽谈不上富足，但还算和睦安稳。回顾她走过的艰苦人生，晚年有如此光景，算是命运眷顾了吧。

爷爷去世很早，那时父亲才19岁，姑妈13岁。从此，奶奶带着爸爸和姑妈艰难度日。姑妈后来嫁到离家不远的仁寿县曹家公社，姑父是个本分的好人，文化不高，话不多，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，参加了大队的宣传队，经常在外面跑，加上有哮喘病，所以，家里的很多重活都压在姑妈身上。

因为相隔不远，我小时候常去姑妈家，经常看到她挑粪给玉米施肥，大夏天的中午给棉花除杂草、掐尖，或在稻田收割水稻。姑妈个子很小，干起农活很吃力，看到她挑着那么重的担子，感觉她随时要被压垮似的。

姑妈家原来的房子，因为黑龙滩灌溉工程的原因，搬过一次，公社帮忙修了3间土坯房。后来又扩了两间，就靠姑父夯土，姑妈挖土往上传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姑妈家的房子都是茅屋，下雨经常漏。家里做饭，经常烟熏火燎的，有时柴火都不够，边做饭边找柴火。

姑妈为了改善生活，做了很多努力。前不久听姑妈讲，姑父1971年从公社贷款20元，买了几头小猪，有一头小母猪没被阉掉，就当母猪养了起来，下小猪仔卖，日子才慢慢好点。

姑妈曾经种过几年葡萄，葡萄熟了，遇到赶集天，姑妈会挑着几十斤葡萄，顶着烈日，到10多公里外的地方去卖。有一次，她卖葡萄回家遇到大雨，没带伞的她浑身里外被淋透了。走到河边遇到涨水，回不去，只好去找熟人借衣服换。但是，偶尔一天能卖40多元，姑妈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很开心。

我喜欢去姑妈家，因为姑妈和姑父很心疼我，表哥表妹也能玩到一起。到了姑妈家，跟着姑妈去干活去赶集，或者看姑父用竹篾编家具，听姑父拉二胡。没什么多的话，亲情就在这些点点滴滴中自然流淌。

我读初中时，姑妈赶集专门给我买了一点西瓜，她舍不得吃，也没冰箱，就那样放着。等我走的时候，西瓜都坏了，姑妈还一直喊我吃。我吃了一口实在吃不下，怕姑妈伤心，就骗姑妈说晚点吃。等姑妈走开，我悄悄地将坏西瓜扔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只要想起这件事情，都觉得很温暖。

我读高中放暑假回家，恰好姑妈挑葡萄到我们公社来卖。早上的乡下，露水很多。姑妈挑了几十斤葡萄，走到我家门前的小河边，脸上满是汗水，裤子也被露水打湿了。姑妈放下担子，挑几串葡萄放到我床边，看我一眼，又出去继续赶路卖葡萄。

后来，姑父去世，表哥在仁寿慢慢站稳脚跟，表妹也在仁寿买了房子。姑妈从乡下搬到城里，和表哥住在一起，帮忙照顾孩子。日子没有以前那么忙碌辛苦，生活也好起来了，姑妈却说，还是经常梦见以前的日子。

最近，我带父亲和姑妈去了西安、延安，也去了南泥湾，姑妈很开心。我和父亲、姑妈聊了很多往事，我对姑妈说：“你的人生很平凡，也很精彩。因为曾经奋斗过，拼搏过，挣扎过，努力过，所以才没有遗憾，回忆起来才更有滋味。”

我把父亲和姑妈送回家后，要回成都。临行前，姑妈给了我两盒从仁寿带来的芝麻糕。芝麻糕很普通，却让我想了很多，想起姑妈以前在曹家公社的家，想起我在那里留下的欢乐时光。

青梅竹马

□张宏文

说起青梅竹马，有些人就洋溢着一脸的幸福。我好像也有过青梅竹马的故事。

那些年，家里娃儿多，为了交学费，家里喂了不少小兔子，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去扯兔儿草。

一天下午放学，我的同班同学华喊住我：“嗨！下午和你一起去扯兔儿草。”华住在我家街对面，是相隔10多米远的邻居，她家里也喂了小兔。她的爷爷是老铁匠，我经常和刘爷爷去小河边钓鱼。她的爸爸也是铁匠，还是镇上铁器社的主任。

华和我回家背上背篋、拿上镰刀，我们一起从桥头踏上沱江的木板桥，到同兴坝子去扯草。木板桥“吱吱嘎嘎”地响，华喜欢和我说话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她还喜欢笑。

我们在一起在同兴坝子的田边地头扯草，很快扯了大半背篋。这时，有两个大男人指着我们说：“你看这两个青梅竹马的孩子，真是般配！”我听在耳里，脸都红了，不禁看了一下华，她仍是一脸的高兴。那年，我们11岁。

我和华都在区小学读书。那时没有电灯，我们街上的同学有个夜自习小组，每人从家里拿个小煤油灯，一起在学校的教室上夜自习。我记得学习小组有蒲书勤、彭学珍、邓孝芳、周贤群等，大家住得都不远，当然也有华。

后来，由于一些原因，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。华在金堂二中上学，借给我课本，我好像都能读懂。她还教我ABC，鼓励我自学。再后来，我就报名下乡了。

在乡下，我好友黄祖光想要一件毛背心，找我帮忙。我把毛线带回家，找华帮忙织毛背心。华以为我要穿，当时正是夏天，她手心爱出汗，还是很耐心地为我为我织完了毛背心。

我请华去我插队的地方玩，她还真随我去了，队上的人都很羡慕。华见我在农村生活环境艰苦，充满了同情，鼓励我努力学习，早日走出困境。

再后来，我参军去了，华已经读高中了，我们不断有书信往来。1976年，我退伍回到家乡，华到我家来看我。我问华：“我当了几年兵，有变化吗？”华一笑，说：“还真是变了，你看，洋咪咪变成了水爬爬虫！”说完，她哈哈大笑。

华说的这句话是我们当地的俗语。洋咪咪是蜻蜓，水爬爬虫是蜻蜓的幼虫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变来变去，还是早先的老样子。

按说，我和华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，应该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才是。但我们并没能走到一起，不是华不喜欢我，她妈曾找到我爸妈说亲，她爸则是直接找我说亲，但我总以哥哥还没婚配为由推脱。

华又找周贤群来给我说，我还是没同意。华气得几天不吃饭。后来，我到了青白江工作，就再没有和她来往了。再后来，华成家了，住在县城里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

我后来也成家了。过年时，我带着儿女回家看爹妈，与华在老街坊见面了，大家互道平安。华一点也不记恨我，但我总感到对不起她。如今，我和华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。听说她仍生活在县城里，但我们没有彼此的联系方式。

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却没能走到一起，究竟是谁之错呢？我想不清楚。